

狐狸的早晨

◎嘎子

袁隆，袁隆隆——
震耳欲聋的响声从冰墙里传过来，我听见达瓦很神经质地大叫一声：“快看，狐狸！”
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，把手里捏热了的拼图块扔到地上。好多碎片就这样胡乱地扔到地上，五颜六色的，像撒了一地的花瓣。
冰墙上的画面渐渐清晰了，我看见了那条橙红色的狐狸。看见它卧在雪窝里舔着肿痛的足爪，又紧紧伏在地上。周围的山体左右摇晃，漫天的灰雾挟着冰渣雪块铺在盖地卷了过来……
对面山上的响声仍然没有停止。

它跃出雪窝，在雪地上东躲西藏，想找个避身的地方，跑上一个雪堆又一个雪堆，直到累得哀伤地趴伏地上叫了几声。
它已经站在了高高的山堰口上，清晰地嗅到了山那边阳光的气息……
袁隆，袁隆隆——

刚刚翻上格理弄大雪山堰口上的阿洼部落的牧人们，都听见了这雷鸣般的声音。埋头寻路的牛全昂起头来，眼内汪着满满面血丝的水，亮晶晶的。

“在快晴了。听听这声音，是凝固天空的木板破裂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屁话。这是雪崩的声音，我在岗嘎拉山下牧羊时听见过这声音。啊嘿嘿，整座山的雪在摇晃中全崩塌下来，母猪龙就在雪雾中摇头摆尾，眨眨眼睛，沟沟整整全让冰雪填埋成平地了！”有人说。

“啧啧啧，不知谁得罪了山神，该他倒霉了。”
“让我看呀，是那个扔下部落逃跑的老瘸子吧。他罪大恶极，胆小怕事，山神是冲他发脾气吧。”
“别瞎说，帕迦有罪无罪，佛主的眼睛亮着呢！”索南卡拉着头老驮牛，赶上来说。
“你怎么老护着那个老瘸鬼？”

“不是我护着他。我总觉得，如果不是他，我们阿洼人可能大多冻死饿死在雪野上了吧。”
“哦哦哦，老瘸子竟然成了我们阿洼人的救命菩萨了！啊啊啊，我看呀，是他的那袋马尿水把你的木脑袋灌成一团稀泥了吧！”
“唉唉唉，那个狗屎臭的老瘸子有九根肠子，他把我们部落扔到雪地上东奔西跑的，谁知道他打的是啥鬼主意呢！”

“也许是想把我们部落卖给山那边的玛萨人吧。你们听说过没有？老瘸子做买卖时，就拐过部落里的人卖到山那边做娃子，换好几块大洋呢！”
“该死的老瘸子，难怪山神会愤怒呢！”
索南卡跟在后面，越听越不顺耳，气青了脸，把拳头捏得卡卡响。他跳到他们前面，手一舞，说：“我看是臭狗屎糊住了你们的眼睛吧！你们才在人家背后说这些没长眼珠的话。”

那几个人看着气得脸色发青的索南卡，互相递了个眼色，没敢说什么了。只听见牛蹄子踩得松脆的雪地咕咚咕咚响，人与牛都在稀薄的空气中吭哧吭哧前行，口里鼻孔里喷一片灰白色的雾。
维巴听到那声响亮的袁隆时，没像其他人那样的惊慌和激动，沉默地看看天空，拉着牛在部落的前面踩道。牛驮着帐篷杆铁锅茶桶，一路上叮叮当当地响着。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头很强壮的公牦牛，背上摇摇晃晃地骑着残了腿的索琼，仰着好看的脸，松散的长发荒烟似的随风飘荡。

翻上山堰口时，维巴才轻轻松松舒了口气。他眯眼望着渐渐晴朗开来的天空，对后面的索琼说：“喂，下来歇歇，好不好？”
索琼默默地地点头。一路上，她都是这般沉默，和谁都不说话，腮上老是沾着湿润润的泪迹。维巴知道，洛尔丹死后，她心里苦涩，也不好多问。
“小心点，搀住我的肩膀。”
维巴把她抱下牛背，就坐在雪地上。索琼躺下来，很冷地笑了笑。
“我们等一会儿吧，索南卡赶上了，叫他烧堆火熬点茶。”

维巴朝山下望去，稀稀落落的牛群吃力地朝上爬着，疲惫不堪的阿洼人揪着牛尾巴跟在牛背后，不时嘘起的口哨声也软软的，像无力抽打的鞭子。昨天的那场白毛风，使部落畜群损失很大，人们躲在一个大岩窝内才幸免于难。不过，他们终于熬过来了。牛不多，有太阳和牧场就会壮大起来的。羊只剩下几只小羔子，裹在妇人们的暖烘烘的皮怀内。不过，草青水暖的时候，羊羔子会长大会繁衍的。总有一天，强大的阿洼部落又会生活在新的牧场上。维巴想到这些，双眼就发亮，浑身的骨都有了力气。

索琼慢慢刨挖地上的雪，她多想刨出坚实的泥土，刨到一棵正在抽芽生长的小草。
这两天，她真像一艘牛皮筏子颠簸在水浪滔滔罩满黑云没有对岸的海上，昏沉沉晕乎乎的一天又一天就这么闯过来了。洛尔丹的死对她打击太大了，如果不是她腹腔内悄悄生长的那棵嫩芽子，她真想跟着洛尔丹去了。是这棵嫩芽给了她许多的安慰与希望。她相信孩子生下后，会成长为洛尔丹那样的阿洼汉子。她在心里暗暗许下了愿，部落到了新的草场后，她要在觉仁波佛像前点亮九十九盏灯，磕九百九十九个等身长头。孩子长大些了，就带上他磕头磕到圣城拉萨去。

空中又一阵哗啦啦响，黑沉沉的天空破裂了，裸露出一片清明如水的湛蓝色。黑云让初升的太阳烤卷了边，缩成一团团羊毛状的东西朝远处飘去。渐渐的，四处积雪的山顶抹上了一层金黄，像是烧得很旺的火把。有无数冰屑碎片满空飞扬，银灿灿的，很像千千万万的鱼鳞片。
(未完待续)

乡土器物记

◎黄孝纪

当嫩嫩的仔姜从土里挖出来，当紫红或者浅白的八月豆成了村庄大碗里的常菜，树叶黄，秋渐深。挑一两个掏浅了的腌辣椒瓮，腌进去一盆切好的仔姜，或者晾晒过的八月豆，充实一下响水瓮，也是断然少不了的。

腌菜瓮

这辈子定然是离不开腌菜瓮了。
尽管按照所谓科学的讲法，腌菜吃多了，于身体无益。不过，自小养成的饮食习惯，无论走到哪里，离家乡有多远，都难以改变。因此，三两天没吃上家乡风味的腌菜，就想得很。有时常年生活在口味殊异的异乡，就干脆从家乡带一两只腌菜瓮来，自己腌制四时菜蔬，自得其味，自得其乐。

在我儿时的故乡八公分村，腌菜瓮也叫响水瓮。那个时候，我的逼仄的青砖黑瓦的木板楼上，拥挤地放着各种坛子和瓦瓮，一律落满了灰尘。腌菜的响水瓮自然是不少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鼓着胖萝卜肚子。瓮颈上围一圈外伸的瓮唇，向上翘曲，唇里积着一圈静水。一只瓦钵状的瓮盖，倒扣下来，盖在瓮唇上，盖住中央凸起的圆柱状的瓮口子。这些装了腌菜的响水瓮，偶尔会从静水里鼓出一个气泡来，咕嘟响一声。或许，这正是得名的缘由吧。

阳春三月，满眼葱绿，百花盛开。经过一个长冬和春天，瓮里的腌菜已然不多，有的瓮更是空空如也。这个时候，菜园里的大青叶菜，我们叫风菜，开始长藤开花，大头萝卜也已壮硕成熟。砍风菜，挖大头萝卜，是这段日子村人的重要农活。家家户户，挑着一担一担的风菜和大头萝卜，在溪边，在圳边，在河边，在池塘边，慢慢清洗，摘叶，削根，刨萝卜皮。之后，水灵灵的，晾晒在溪岸河岸的草地上，空空旷旷的禾场上，长长短短的竹篱上，晾晒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。

晒焉的风菜杆子，翠绿，肥厚，切成段，巴掌大小，放盐揉搓后，满满地腌进响水瓮。白白圆

圆的大头萝卜，则切了缨子。缨子腌成略带酸味的水腌菜。萝卜切成拇指厚的均匀薄片，像白豆腐，撒满大簸箕，大团箕，再晒一两个太阳，就能搓盐入瓮。在此后的两三个月里，这些腌菜是村人日常三餐的重要菜肴。尤其是在农历四五月间，粮食青黄不接，应季的菜蔬也还没有长成，那段难挨的日子，幸亏有了这大瓮小瓮的腌菜。这个时候，倘若家中还剩有红红的辣椒灰，又甚或是霉了小半缸黄豆酱，把腌风菜杆子和大头萝卜一拌和，红红辣辣的，酱香喷喷的，咸咸脆脆的，还真是让人馋涎欲滴的佳肴。

进入盛夏，村庄的菜蔬丰盛起来，苋菜，辣椒，茄子，苦瓜，南瓜，冬瓜，水瓜，长豆角，蛾眉豆，西红柿……菜园里，田埂上，溪岸边，房屋旁，到处绿意盎然，瓜菜盈盈。不久，新鲜的红辣椒一天天多起来。主妇们又忙碌开了，摘红辣椒，洗红辣椒，用盾刀盾剥一木盆一木盆的红辣椒，加了盐，腌进一个个洗干净、又在太阳底下暴晒过的响水瓮。村人嗜辣，腌辣椒无论是直接掏一碗做菜，还是炒蛋，炒鱼虾，炒泥鳅黄鳝，炒田螺，炒鸡鸭，炒豆腐，炒猪肉牛肉，无不是美味，因而总要尽可能多腌几瓮，以备未来一年之需。腌长豆角，腌茄子，腌冬瓜，也正当其时。这些时新的腌菜，只要与腌红辣椒一拌和，色香味就全出来了，要辣有辣，要脆有脆，要软有软，好吃得很。

当嫩嫩的仔姜从土里挖出来，当紫红或者浅白的八月豆成了村庄大碗里的常菜，树叶黄，秋渐深。挑一两个掏浅了的腌辣椒瓮，腌进去一盆切好的仔姜，或者晾晒过的八月豆，充实一下

响水瓮，也是断然少不了的。

冬季说来也就来了，晚稻收割后点下的萝卜种子，再次将广阔的田野装扮得碧绿如春。村谚说，一夏一秋在身体里积攒的热毒，要一个冬天的萝卜才能消解。萝卜白菜也就顺理成章，在漫长冬季里，成了村人最主要的菜肴。天是一天比一天冷了，灶里的柴火从早到晚不再停歇。在日复一日清闲的日子里，原本丰盈的响水瓮，也渐渐空了。

萝卜却长得越来越茂盛，青叶长长，萝卜白胖水灵。天天拔，人也吃，猪也吃，还是吃不了。这自然难不倒手巧的主妇们，挑了个大又长的，水嫩嫩的，剖边，切条，放在灶上的烘笼里，烘成一扎扎干乎乎的干萝卜条。干萝卜条装进薄膜袋子，密封好，能长期保存。村人常把它腌入辣椒瓮里，做成腌萝卜条，吃起来红红辣辣，咸咸脆脆。又或者空出一两个腌菜瓮，刷洗干净，把挑选好的萝卜倒入木盆，盾刀盾碎，直接加盐装瓮，腌成水嫩嫩微微酸的水萝卜。这样，到来年春暖花开，阳春三月，一家主妇，就能细水长流，从楼板上大大小小的响水瓮里，掏出一碗一碗她所需要的内容来。

在我上初中上高中的那几年，离家远，读的是住校。每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提两个空空的罐头瓶子回家。星期天的下午，再提两罐满满的腌菜，有时扛一袋米，返回学校。两罐腌菜就是一周里每餐的菜肴。

故乡的腌菜瓮，见证了我的成长，给了我一生不容更改的口味和怀想。



阳光正好

◎李敬红

念青唐古拉山上皑皑积雪融化而来的拉萨河沿着高原老城缓缓而来，布达拉宫在西山顶上寂静伫立，清晨六点的朝霞在雪山与天际间划出一条笔直长线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踏上了拉萨的土地。

想去一个地方，可能是因为一部电影、一本书、一个人，初识拉萨是郑钧的《回到拉萨》，又或许是周云蓬、许巍，读过的那些书、看过的电影时不时出现拉萨的身影，我对它的全部想象就停留在布达拉宫，以为布官才是拉萨的原点，走进大昭寺才明白，这是误解，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原点，如同子宫，生命在那里孕育、发轫、成长，最后繁殖出一个宽阔的世界，拉萨的真正原点其实是大昭寺。世上有三尊释迦牟尼亲自参与塑建、开光和加持的佛像，即8岁、12岁和25岁的等身像，12岁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后经文成公主带入拉萨，如今供奉在大昭寺内，无数信徒千里迢迢，三步一叩头来到拉萨终点就是大昭寺。

大昭寺外的转经道八廓街上有家网红店叫玛吉阿米，它因仓央嘉措被赋予了无数神秘

的故事，坐在玛吉阿米窗边一眼望去全是比肩接踵的转经信徒，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总会想他们都经历了什么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？特别是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总会想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她们？头戴灰色羊绒毛线帽子的老奶奶，皮肤细腻而白皙，面色柔和，一脸安详，她的背后应该是儿孝孙贤，幸福美满；那位头戴绿色格子头巾的奶奶，肤色黝黑而皱纹遍布、面色凝重，不知道来自哪个村庄，是如何到达这里，她这一生也许历经了许多磨砺，在接近七十岁的年纪，她们在八廓街交汇，有一天她们会从这个世界消失，终被遗忘。两位皮肤白皙短头发的姑娘，每磕一个长头总要停下休息很长时间，但是她们每走的三步都未曾越过磕下长头的位置，周围有人过来围观询问，她们来自三千里外的广州，这片土地缺氧却不缺信仰；在人群里有一位白白净净的中年男子，他每磕一次长头，总有很多人上去给钱，走近才发现他少了一只脚，心里毅然生出敬佩，

看着他白净的脸，额头却磕成了乌青色，很想按下快门却没有勇气，用镜头生硬地对准别人，始终觉得不够礼貌，在旁边站立了一阵后离开，下午趁着夕阳还未隐去，又走上八廓街，恍然发现了那个男子，但此时他缺的是手并不是脚，心可静，大隐隐于市，心不静，西藏也是江湖，也许是脸盲的我认错人了。

煨桑的浓烟从广场上升腾起来，散发出松柏燃烧后猛烈的芳香，在大昭寺前磕长头祈福还愿的男女，在烟雾中若隐若现，这个场景仿佛穿越了一千多年而来。十分钟就可以转完八廓街，这个距离足够短，几步就到终点，但它也是最长的，许多人走了一生；它很近，一眼就可看到大昭寺，同样它也很远，也许永远无法抵达。千年的时光凝固在金色的塔、五彩的幡，起起落落的星辰和走来走去的风里，少年来了，老人走了，信念起起落落，布达拉宫就在那里，高高的、冷冷的。

蓝色铺染的天空，也把新绿濡浸大地。季节的笔刷总是那么顽皮。春色婀娜，甚至连舞步都是那么悄然，生活的色彩便覆盖了整个草岗牧场。

紫夫 文/图